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22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蔡奇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2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3000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一时间，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16名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蔡奇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深切缅怀南京大屠

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缅怀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而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和国际友人，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蔡奇指出，可以告慰遇难同胞和先烈的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奋斗拼搏，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民过上了全面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蔡奇强调，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息。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发

扬斗争精神，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蔡奇指出，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新时代新征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蔡奇讲话后，85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无限期许。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主持公祭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国务委员王勇、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国内相关主题纪念馆(博物馆)、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代表，宗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第九次国家公祭仪式上出现一群特殊的“嘉宾”，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今年8月，首批共13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标志着幸存者后代正式接过传承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的接力棒。

他们的身份有何特殊性？将如何履职？又有哪些心愿？记者进行了采访。

来自10个家庭，年龄最小者12周岁

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共13名，他们是葛凤亮、黄兴华、黄睿、夏媛、李玉瀚、李真铭、常小梅、刘榴、马雯倩、徐宏、夏天行、王莲、阮红燕，来自10个幸存者家庭。

据了解，他们多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庭的二代、三代，也有部分第四代加入，既有父子搭档、母子搭档，也有夫妻搭档。

夏媛和儿子李玉瀚来自幸存者夏淑琴的家庭。夏媛告诉记者：“我从小听着外婆讲的故事长大，如今外婆年纪越来越大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眼睛也看不清了，她说希望我可以代替她去作证，让更多人知道当年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

李玉瀚刚满12周岁，虽然年龄是传承人中最小的，但已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了好几年小小讲解员。“幼儿园大班的时候，我就带他参加家祭。上小学后，他就主动去纪念馆做小小讲解员。别看他年龄不大，但他知道心疼外婆，也理解历史传承的责任。”夏媛说。

传承历史，传播真相，传递信念

2014年，纪念馆开展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登记工作。2022年，认证了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相比遗属身份，传承人相当于传承历史记忆的主力军，对使命的认识更深入，履职的方式也更丰富。

今年4月，100岁的幸存者王恒离世。早在2011年，他就在孙女王莲的帮助下开通了网络账号，讲述自己经历的战争。“爷爷口述，我编辑。我告诉他开通不到5天就有近3000名粉丝，他听了特别高兴。”

常小梅则选择将父亲的一生记录下来，陆续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中、日、英文版。书中，她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一个九岁战争孤儿的真实人生，揭示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深远影响。

“我们这一家人，对‘失去’有着特别深的体会，也因此对幸福格外珍惜。”常小梅说，把这些点滴记录下来，能让更多人了解并记住这段历史，希望把这种“虽伤痛却坚韧”的信念传递给更多人。

幸存者王素明的女儿徐宏和女婿夏天行是一对夫妻传承人。国家公祭日前夕，夏天行开始重读张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他说：“女儿在国外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够用英语把这段历史真相说清楚、讲明白，向外国朋友、华侨华人讲述这段历史。”

愿他们夙愿得偿，余生心安

1937年，葛道荣的叔父和两位舅舅惨遭日军杀害，年仅10岁的他逃进安全区却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伤右腿。95岁的葛道荣晚年仍有执念，他参加各类宣讲、座谈等超过150场，还写下近10万字，记录自己在南京那段至暗时刻的惨痛经历，取名《铭记历史》，家中子孙人手一份。

“父亲总是强调家中子孙必须牢牢铭记，不能遗忘。但我懂他，他最大的心愿是有生之年还能等到日本人的忏悔。”葛道荣的儿子葛凤亮说。

国之难者的暮年夙愿，就是等到加害方的真诚道歉。2021年10月，99岁的幸存者马秀英带着遗憾离世。马秀英的曾孙女马雯倩从大学时期就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志愿讲解员。“祖母生前说过，‘只要活着就一直作证’。我将继承她的遗志，把这段历史传递下去，这也是对她最好的告慰。”她说。

“历史与信念的传承，其实就是靠一个个家庭身体力行做出来的。”纪念馆负责人说，未来这支传承人队伍还将进一步扩容，历史的见证者终将离开，但正义与和平不会凋谢。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科研人员通过技术手段保存“万人坑”侵华罪证

■新华社记者 张博宇 孟含琪 司晓帅

12月13日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内各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多万同胞和更多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无辜死难的同胞。

公祭日来临前，吉林大学的科研人员再次来到位于吉林省辽源市的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对馆内的遇难矿工遗骸进行新一轮的防腐处理工作。

东北地区是日本侵华时期最早沦陷的地区，拥有全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分类最完善的日军侵华时期的各类“万人坑”罪证遗址。据初步调查，东北地区有“万人坑”遗存50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余处。

“辽源矿工墓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矿工墓。日本侵略时期，在这里死难的中国同胞约有8万余人。”辽源矿工墓陈列馆文物管理员刘宏颖说。这里是日本侵略东北、疯狂掠夺煤炭资源、奴役残害中国劳工的重要历史遗存，是吉林省境内重要的涉日遗存之一。

多年来，为了向参观者展示“万人坑”遗址的原貌，遗址中的遗骸被整理好后采取了直接在遗址中进行展示的方式。但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也为遗骸的保护带来了难题，一些遗骸已经出现虫

蛀风化现象。

自2015年开始，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张全超教授团队为这项保护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技术支持。7年来，他们多次赴辽源矿工墓陈列馆，对全馆197具完整遗骸和20余具零散遗骸进行了法医考古信息采集和遗骸的防腐处理。

“这对于遗骸的长久保存和直观展示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法医考古学鉴定得到的信息，也为我们场馆更好地展示这段侵华历史给人们带来的苦难提供了更多权威的解读。”刘宏颖说。

此外，为了让“万人坑”侵华罪证长久保存，科研人员还采取了保护与研究并行的方式，将法医考古学研究理念应用到辽源矿工墓等“万人坑”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当中。

张全超教授团队在保护“万人坑”内遗骸的同时，通过重要个体DNA样本的采集提取等方式，对遇难遗骸进行创伤、病理、死因分析和综合研究，建立完整的国际化信息数据库。用科学严谨的数据化，将此类历史罪证长久保存下去。

目前，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该团队正不断推动新的技术应用到更多的“万人坑”等历史罪证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当中。

(新华社长春12月12日电)



12月13日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这是当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12月13日，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前悼念。(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铁证如山！这些文物讲述南京大屠杀真相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19.2万余件馆藏文物史料、1216套6318件国家珍贵文物，记录着任何淡化、粉饰、歪曲、否认都不可改变的历史真相。

外国人镜头记录下的屠城影像、侵华日军拍摄的战场照片、250位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影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呈堂证供……12月13日，《为了共同的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海外征集藏品展》在南京拉开帷幕。记者前往探展，揭秘文物史料背后的故事。

2002年，约翰·马吉的摄影机及部分胶片由大卫·马吉捐赠给纪念馆，后于2015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2019年，经过进一步的挖掘整理，37分钟版的马吉影像入藏纪念馆。

“37分钟是目前已知时长最长、内容最全的版本之一，比如在南京鼓楼医院接受救治的受害者数量、幸存者伍长德的动态影像、幸存者夏淑琴亲人遇难的现场等，极具文物和文献价值。”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

行，包括南京紫金山下中国人尸体堆积如山，日军在南京中华门悬挂“祝南京陷落”等标语，日军士兵持步枪刺刀站在中国人尸体旁炫耀等。

专家介绍，当时日军对官兵从中国战场回国实施清查制度，不允许官兵私带战场照片等物品回国。冈崎俊一表示，或许正因那时父亲生病住院，才未受到军事当局的检查而保存了这批照片。

“如今，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大多已经去世，这些口述也成为加害方最后的自白。”纪念馆负责人表示，南京大屠杀实施者的口述史，与受害者幸存者、第三方欧美人士的口述相互印证，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细节。

掘越丈夫相册

2008年5月，一个名叫冈崎俊一(化名)的日本人来到纪念馆捐赠了一本相册。他说：“这是第一次拿给人看。”

这本相册来自他的父亲掘越文夫。1937年，日本银行职员掘越文夫被征召入伍，编入侵华日军第一〇一师团第一四九联队，当年9月他从上海登陆，曾参与进攻上海和南京，收集保存了日军侵略中国的相关照片。此后，掘越文夫在江西患肺结核，1939年回到日本。

相册内共有125张泛黄的历史照片，其中5张照片直接反映了南京大屠杀暴

250名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资料

“我不想说”“你回去吧”……1997年日本小学历史教师松冈环开始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时，“南京健忘症”出现在许多侵华日军士兵身上。这没有阻挡松冈环调查下去的决心，最终留下了250名侵华日军士兵的口述资料。

专家介绍，当时日军对官兵从中国战场回国实施清查制度，不允许官兵私带战场照片等物品回国。冈崎俊一表示，或许正因那时父亲生病住院，才未受到军事当局的检查而保存了这批照片。

诺兰档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检察官来自不同国家。其中，加拿大检察官亨利·诺兰，负责审理日本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惨案元凶松井石根。他带领检方收集了大量证据指控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负有主要责任，不断戳穿松井石根的谎言，将松井石根定罪。

旅加华人余承璋从2017年起开始收集整理33册3000多页“诺兰档案”，包括诺兰生平资料、证书和手稿等，并于2019年捐赠给纪念馆。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表示他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但事实不会因巧舌如簧而消失。”纪念馆负责人表示，诺兰档案进一步彰显了南京大屠杀历史早有法律定论，不容篡改。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2万余件(页)731部队暴行新罪证首次展出

新华社哈尔滨12月12日电(记者 王建 杨思琪)日前，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改陈工程完工，2万余件(页)新文物、新档案、新史料首次展出。专家表示，这些新展出的罪证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增添新铁证，使证据链条更加完备。

据介绍，此次改陈工程于9月19日开工，馆内陈列以“反人类暴行”为主题。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介绍，此次改陈新增罪证主要是2015年以来通过考古发掘、“跨国取证”和学术研究取得，其中新增罪证文物2862件、新增罪证史料23000页、新增731部队原队人员影像资料810分钟。

“这些新展出的罪证文物和史料都是铁证，使731部队细菌研制、人体实验的证据链更加完备。”金成民说。

在展厅内，新展出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详细记载了731部队成员信息，为深入进行731部队总体规模、人员来源、身份构成等基本史实问题研究提供了一手史料支撑。根据该名簿记载，731部队共有成员3497名。“此前学术成果多涉猪生

揭秘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物战、人体实验等战时罪行、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等问题，731部队成员名单等重大基本史实研究较少。这些档案揭开了这支恶魔部队的完整面纱。”金成民说。

1945年8月，731部队败退之际炸毁了进行细菌实验和人体实验的核心区域，试图毁灭证据。通过考古挖掘，2000余件战争遗物在这次改陈后首次大规模展出。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李陈奇说：“这些新罪证文物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

历经30余年艰辛寻证和不懈研究，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已拥有七大类近10万件馆藏罪证文物及史料，构成了相互印证、真实完整的立体罪证链条。“通过展示罪证、揭露罪行，进一步扩大和增强陈列馆的国际影响力，警示世人铭记历史、捍卫和平。”金成民说。

731部队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研究防治疾病和饮水净化为名，实用用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等进行活体实验，以及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和生产的秘密部队。其基地建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至少有3000人在这里被用于人体实验。